文山先生文集序

文山先生集者宋丞相信國文公之所著
也公吉之廬陵人以廷對第一歷仕要途
丁國家顛覆毋亡之秋即捐軀赴難集義
兵冒險阻銳意克復與元兵屢戰屢北而
氣益厲屢挫屢辱而志益堅後國亡身執
繫獄六年以不屈死於燕市悲哉其生平
觸物感懷隨寓述事發為詩文盈囊充篋

奈兩帷兵燹存者無幾景泰癸酉春憲副
西蜀陳公价按行至吉觀省之餘訪求遺
業編次成帙凡名公所述傳記哀挽亦附
錄焉請質於
邛撫都憲姑蘇韓公永懇錄梓以廣其傳
復遣南昌郡庠生涂棐棐詣予徵為序竊嘆
曰忠節萬世之大閑綱常以之立文章者
不朽之盛事治化以之興是二者皆為世

所崇重求其無備於一人焉寥寥不多見
有志之士未嘗不興去古既遠世無全人
之嘆公以英豪蓋世之資奮起於宋祚既
移之際忠大節皎若青天白日凡有目
者所共覩施諸述作又皆憂國憫時之所
存忠肝義膽之呈露讀之有以振發人心
激揚忠勇增懦夫之氣折奸臣賊子叛逆
之謀知死難為忠偷身全軀為可薄以不

屈為義貪生苟活為可羞有補於風教為
甚大嗚呼乾坤正氣賦在天為三光在地為
河岳在人為忠義為文章公於在人者無
而有焉得非曠世而特見乎至今想像光
烈凜有生氣偉矣義文章
之望稽諸往代忠臣烈士能以節義文章
為世崇重者亦莫有出於公之右矣或曰
文章特餘事耳曷足
文章乃忠節之英華忠節非文章無自
而著斯集也又所以發公幽潛之光不特
為一時人臣勸殆欲風厲天下後世俾凡
食君之祿者人人以忠節自奮其於民彝
世道之扶植得不有賴乎南望廬陵興千
載悠悠無窮之嘆弗敢以狂僭非陋辭
此為之序云
景泰六年歲次乙亥三月一日

中憲大夫賛治尹大理寺右少卿廣信李
奎一書

文山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指南錄

自序

赴闕

自嘆

和言字韻

來客

紀事

信雲父

忌清塘

咬都
氣象
挂席開
會集
平江府
第五木
常州
淩介州
回京口
沈顏家
定計誰

使北
問鵝
留連事
無錫
哭尹王
鎮江
帝戰場
思小村
脫京口
詐人難

踏路難
給比難
出門難
出陌難
上江難
望城難
入城難
天下趙
出真州
買家庄
愚則堂先生

得紅難
陡變難
出巷難
候船難
得風難
上岸難
真州雜賦
議科合兩淮發興
至楊州
楊州地分官
高沙道中

至高沙
警雅即事
卜神
像則堂宴堂
憶大夫人
起岡
即事
閒馬
閒蝶
懷梅通州
發通州
發高沙
泰州
旅懷
貴卿
即事
聲苦
發海陵
如皐
哭金孟分應
海船
石港
賣魚灣
北海口
漁舟
使風
過揚子江心
夜潮
夜走
即事
出海
楊子江
蘇州洋
入浙東
亂礁洋
綠漪堂
至温州
過黃岩
和自山
呈小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林附祖
二月晦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即事
自嘆
卷之二
指南後録卷上
過零丁洋
襍趙清逸
又歌
南海
登樓
贛州
指南後録卷下
海上
元夕
二月六日海上大戰
言志
有感
所懷
出南劍第一宿
晚泛
和中甫端午韻不依次又呈中齋
竹閒
英德道中
珊瑚岭
南華山
黄金市
泰和
別里中諸友
臨江軍
湖口
池州
越王墓
南安軍
萬安縣
蒼然亭
袁吉州
隆興府
安慶府

瞥港
建康
懷古
聽起
南康軍和東坡酌江月
再和
驛中言別友人
懷中首
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慶幾石山妾薄命之意
代王夫人作
浪淘沙

王夫人詞
東海集序

發建康
江行有感
真州驛
望揚州
維揚驛
過邵伯鎮
高郵懷古
發高郵
寶應道中
淮安軍
過淮河宿闞石有感
發淮安
小清口
桃源道中
桃源縣
崔鎮驛
發崔鎮
發宿遷縣

中原
徐州道中
蔗子樓
彭城
歌風臺
又
自歎
六歌
新濟州
汶陽館
来平館
望邳州
彭城行
戲馬臺
沛歌
圯陵道中
發魚臺
遠遊
發潭口
汶陽道中
自汶陽至鄆
發鄆州喜晴
發東阿
平原
歸州道中
河間
趙太祖墓
涿鹿
白溝河
劉琨
顏杲卿
過雪橋琉璃橋
指南後録卷之三
宿[illegible]州
發陵州
灣泊河[illegible]首
保州道中
婁素
過梁門
懷孔明
祖逖
許遠

五月二日生朝
上巳
覽鏡
自歎
端午即事
五月十七夜大雨歌
築房子歌
正氣歌
詠懷
移司即事
官籍歎
胡笳曲
寒食
讀韋蘇賦
端午初度
自述二首
先太師忌日
有感
七月二日大雨歌
偶成
不寐
還司即事
夜起二絶
偶賦
琴基書畫四首送趙道士還武夷兼簡王貞道士
讀杜詩
先兩國初忌
又三絶
雨雪
得兒女消息
世事
小年
壬午
還武
送武夷道士
感懷二首
重陽
夜
偶成
為或人賦
斷腸
除夜
生日

端午
病目
早起
卷之三
卒痛集
生朝
中原
暨秋
寄惠州弟
自歎
高沙道中
自歎
有感
贈許柏溪惟
西瓜吟
足石三峯詩
慷友人五首
感傷
虎頭山
竹間

己卯歲除
庚辰四十一五歲
正月十三日
讀史
建興
四月八日
端午感興三首
自嘆
自述
七夕
閏季惠氏至
元日
感興
上元悽愴
感傷
又
夜起
見艾有感
自遣
不睡
有感
有感
感悽
己卯十月一日予入燕城歲月毎毎忽複周星而予猶
未得死也因賦八句
己卯十月五日予入燕獄今三百有六旬感興一首
去年十月九日余亦燕城今周星不報為賦長句
冬至
自笑
戊寅鴻門二十日空坑敗散予今二周年矣感悽八
句
除夕悽
元日二首
重陽二首
冬晴
除夜二首
初六日即事

人日
元夕二首
自嘆
卷之四
集杜詩
社稷
理宗度宗
誤國權臣
襄陽
彊圍湖湖諸戍
黃州
陽羅堡
京湖宣閫
渡江
鄂州
江州
安慶府
會逢之通
建康府
名張世傑
將相棄國
陵寢二首
招陳宜中
鎮江之戰
京城二首
江陵
淮西帥
揚州
京湖兩淮
景炎雜立
幸海通
祥興登極
福安府
景炎賓天
祥興七首
陳宜中
張世傑二首
蘇劉義
白猫子
江丞相萬里

胡倖昇發
將軍王安節
李安撫芾
李制置庭芝
姜都統才
張制置珏
陸樞密秀夫
勤王
蘇州
拜相
出使
發京師
去鎮江
至真州
行淮東
自淮歸浙東
至福安
福安宰相
南劒州道
汀州
梅州
贛州

江西二首
駐惠境
同府之敗
南海二首
至南安軍
過章貢
至吉州
吉州二首
過臨江
過隆興
江行五首
北行六首

卷之五
集杜詩
至燕城三首
入燕六首

懷舊五首
張雲
呂武
張秘撰汴
閻三士
趙大監時賞
孫稟
蕭從事燾夫
陳贊幹
邨處置二首
蕭資
金應
劉欽貢元
筆宣使信
繆朝宗
諸幕客
劉沐
彭司令震龍
蕭架閣
陳少卿
劉監簿二首
杜大卿詩一首
徐楙
曾先生
家樞密鉉翁
宗族
舅
二女
妻子二首
長子
弟四首
思故鄉懷故山四十四首
林檢院琦
鄧禮部
墳墓
母
妻
次子
長妹
二女
次妹

紀年録

文山先生別集録目終

指南録

自序

予自吳門被命入衛守獨松関迺王正二日除浙西大制撫領神旟予辞尹引帳兵二千人詣行在日夕賛陳樞使宜中謀迓三宮分二王於閩廣元夕後予所部兵皆聚於富陽朝廷擬除予江東西廣東西制置大使兼廣東経畧知廣州湖南策應大使未及出命陳樞使已去國十九日大皇除予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時北兵駐高亭山距脩門三十里是日雾霾即引董叅政以兵屯雚木教場城中兵將官紛紛自往納降予欲召富陽兵入城已不及事三宮九廟百萬生靈立有魚肉之

憂會使轍交馳北約當國相見諸執政侍從聚於吳左丞相府
不知計所從出交贊予一行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且意北尚
可以口舌動也二十日至高亭山詰虜帥前後失信虜帥辭屈
且謂決不動三宮九廟決不擾京城百姓留予營中既而召師
孟來予數罵其叔姪負恩不放還賈餘慶者逢迎賣國乘風旨使
代予位於是北兵入城所以誤吾國陷吾民者講行無虛日北
知賣國非予所容也相戒勿令文丞相知未幾賈餘慶吳堅
謝堂家鉉翁劉岊宵以府第為祈請使請北方蓋空我朝廷北
將甘心焉二月八日諸使登舟忽北虜遣館伴通予同往予被
迫脅欲即引決又念未死以前無非報國之日姑隱忍就舡方
在京時富陽兵已退趨發慶等州子侯間還軍若不自脫至是

欲從道途謀道亦不可得行至京口留旬日始得盜商小舟於二
月晦夜走真州朔日守苗再成相見論時事慷慨流涕予致書
兩淮間合兵興復苗賚之甚力初三日早制司人來迺出文書
謂丞相為賺城社不利於我苗不以為然送予出門勸奔淮西
予謂此北反間也否則北諜以逐客也李公仁人使見予必感
動遂之維揚苗遣五十兵四騎後行夜抵西門欲待旦求見呵
衛蔡家鼓角悲愴悽楚閨謂李公必不可見使為矢石所醫不
如渡海歸侯王室予然之自是日夜奔南出入北衝犯萬二死
道途苦難不可勝述嗚呼予之得至淮也使予與兩淮合北虜
懸軍深入宂兵大忌可以計擒江南一舉而遂定也天時不
再人事好乘一失頓困不足道而國事不競哀哉予至通州二

王建元帥府於永嘉陳樞使興復少保世傑方以李郭之事為
己任根株徧佈伺之欲害不自制殺涉歸波將覇僑以侵會天
之所以啓厥國之而佛亂之者其將有所伐乎德祐二年閏月
日慶陵文天祥自序

後序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時北兵已迫惰門外戰守迂皆不及施縉紳大夫士莫於左丞
相府莫知計所出會使轍交辟北邊當圖者相見泰謂予一行
為可以紓禍國事至此予不得愛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動也
初奉使往來無留北者予更欲一覘北歸而求救國之策於是
辭相印不拜翌日以資政殿學士行初至北營抗辭慷慨上下
顏驚動北亦未敢遽拘吾國不亡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敝
謗於後予羈縻不得還國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脫則直
前詬厲師孟師孟為遜但欲求死不復顧利害北雖貌敬實則憤怒二貴酋名曰館伴夜則以兵圍所寓舍而予不得歸矣未幾賈餘慶等以祈請使詣北北驅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當引決然而隱忍以行昔人云將以有為也至京口得間奔真州即具以北虛實皆東西二閫約以連兵大舉中興機會庶幾在此留二日雖揚帥下逐客之令不得已變姓名詭跡草行露宿日與北騎相出沒於長淮間窮餓無聊追賜又急天高地迥覓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入蘇州洋展轉四明天台以至於永嘉嗚呼予之及於

死者不知其幾矣賊大酋當死還責番奴一十日
爭曲直屢至當死去京口扶乩首以備不測幾自頸死經北艦十
余里為巡船所物色幾得魚腹死真州逐之城門外幾得徨死
如揚州過瓜洲揚子橋竟使過哨無不死揚州城下進退不由
跖例送死坐柱穴塘土圖中騎數千過其門幾落賊手死賈家
莊幾為逻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郵制府撤下幾欠捕係死
林中逸者數十騎幾無所逃死至高郵迷失道幾陷死質明避哨竹
行城子河出入亂冢中舟與哨相後先幾辭追死至海陵如高
沙常熟舉死道海安如皐凡三百里北與施淮来其間無日
而非可死至通州幾以不納死以小舟沙紬波出照可奈何而
死固付之度外矣嗚呼死生晝夜事也死而死我而境界為惡

層見錯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鼎沸如弋予在患難中間以
詩記所遭今存其本不忍棄道中手自抄録使北營留北關外
為一卷發北関外歷吳門毗陵渡瓜洲復還京口為一卷脫京
口趋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
為一卷將藏之于家使来者讀之悲予志焉嗚呼予之生也幸
而幸生也何所為求乎為臣主辱臣死有餘僇所求乎為子以
父母之遺體行殆而死有餘責將請罪於君君不許請罪於母
母不許請罪於先人之墓生無以救國難死猶為厲鬼以擊賊
義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脩我戈矛從王于師以為前驅雪九
廟之恥復高祖之業所謂誓不與賊俱生所謂鞠躬盡力死而
後已亦義也嗟夫若予者將無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奏

骨於草莽予雖浩然無所愧怍然微以自文於君親君親其謂
予何誠不自意迄吾衣冠重見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復何憾
哉復何憾哉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名曰
指南録

赴闕

楚月穿春袖吴霜透曉鬟杜鵑心欲填海苦膽爲憂天役役慙金
注悠悠歎髦全丈夫竟何事一日定千年

所懷

予自高亭山爲北所留潔悔一出之誤聞故人劉小村陳
蒲塘引兵而南流涕不自堪
只把初心看休將近事論誓爲天出力疑有鬼迷奇計月夜推
枕春風言開門故人萬山外悄向誰言

自嘆

正月十三夜予聞陳樞使將以十五日會伯顏於長壢子
力言不可陳樞使爲足此行予自知非不明後舉自蹈殊
不可曉也

長安不可詐何故會南亭儀鳥非無翼神龜弗自靈乾坤雖大感
慨身世付飄零回首西湖曉雨餘山更青

鐵鎖

龍歌十萬衆日夜望南轅老馬翻迷路羝羊竟觸藩試夫揚子
雖達子奚金骨屢驕見回統汾陽豈易言

以議論大烈比愈疑憚不得歸關將校官屬日有云
廿清可數
悠悠天地闊世事與誰論清夜為揮淚白雲空斷魂花生萬
御貴無罪公門前輦如飛戒無言勝有言
悵故人
九門一夜風塵何事憂兒童誤身子產片言關球郎中
志為排奏但知慷慨悲悵男子不料睚眦悵故人玉勒
去天高月冷泣孤臣
求客
眼看銅駝燕差東風花柳自皇州白雲萬里易成夢明月一
間都是愁男子鐵心無地著故人血淚向天流鷄鳴
尼還有當年此客不——
紀事
予請北營辭色慷慨初見大曽伯賴語之云講解一段乃
前宰相首尾非予所與知今大皇以予為相予不敢幷先
来軍前商量伯顏云丞相来勾當大事說得是予云本朝
承帝王正統衣冠禮樂之所在北朝欲以為國歟欲毀其
社稷歟大曽以虜詔為解說謂社稷必不動百姓必不殺
予謂爾前後約吾使多失信今兩國丞相親定盟好宜退
兵平江或嘉與俟講解之說達北朝看區處如何却續議
之時兵已臨京城紓急之策惟有欵北以為後圖故云尔
予與之辨難甚至云能如予說兩国成好幸甚不然南北

兵禍未已非爾利也北辭漸不遜予謂吾南朝狀元宰相但欠一死報國刀鋸鼎鑊非所懼也大酋為之辞屈而不敢怒諸酋相顧動色称為丈夫是晚諸酋議良久忽留予營中當時意北未敢大肆無狀及予既繫惟賈餘慶以逢迎繼之而國事遂不可收拾痛哉痛哉

三宮九廟事方危狼子心腸未可知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箇是男兒

春秋人物類能言宗國常因口舌存我亦濒危專對出北風滿南尚有人

野夫乾坤

單騎堂堂詣虜營古今禍福了如陳北方相顧稱男子似謂江百色無嚴不可支甘心責國問為誰豺狼尚畏忠臣在相戒勿令丞相知

慷慨輕身蹈蓁蕪羝羊生乳是歸期豈無後吏私袁盎恨我從前少侍兒

英雄未肯死前休風起雲飛不自由殺我混同江外去豈無曹翰守幽州

紀事

正月二十日晚北留予營中云北朝處分皆面奉聖旨南朝每傳聖旨而使者實未會得到藁草前今程鵬飛面奏大皇親聽處分程回日却與丞相商量大事畢歸關既而失信予直前責虜酋辞色甚厲不復顧死譯者再四失辞予

迫之益急大酋怒且愧諸酋群起呵斥孟文煥輩
勸子去虜之左右皆嗜嗜嗟嘆愁男子心
狠心那顧軟劍盤舌在縱橫擊可汗自分身為羹粉碎虜中方
作丈夫看

紀事

正月二十日至北營適與文煥同坐予不與語越二日予
不得出聞話虜酋失信盛氣不可止文煥與諸酋勸予坐
野中以少逞二日即入城皆紿辞也先是予赴平江入
蹤言叛逆遺孽不當待以姑息乞舉春秋誅乱賊之法意
指吕師孟朝廷不能行至是文煥云丞相何故罵煥以乱
賊予謂国家不幸至今日汝為罪魁汝非我伯誰三尺
童子皆罵汝何獨我耶煥云襄守六年不救予謂力窮援
絶死以報國可也汝愛身惜妻子既負國又隕家聲今合
族為逆萬世之賊臣也孟在傍甚忿首前云丞相上疏欲
見殺何為不殺取師孟予謂汝叔姓昔降北不族滅汝是
本朝之失刑也更敢有面皮来做朝士予實恨不殺汝叔
姓汝叔姓能殺我我為大宋忠臣正是汝叔姓周全我我
又不怕孟語塞諸酋皆失色動顏嗟嘆都以告伯顏伯顏吐
舌云文丞相心直口快男子心腸當日本為妻子計而今利
害一死報国還忍使湖山做虎穴
而見三光
好以此見諸酋亦不容之

虎頭牌子織金雲肩三生燕閒一門朱棠江南為
世謝君王
長公鏡何堪共勘酬衣冠塵土可脉盖袖中若有擎犀炬便兒
梁面紅流
磷筆墨人休盲惡書我將口吉擊好謀雖非周勃安劉手不愧當
年產祿誅

信雲父

信世昌字雲父東平府人公子熊忌之後嘗為虞大常丞
北方之儒也雅吟詩吟都使之來伴予雲父知古今識道
理可語中原遺老甚落於朱朝頗合機情馬作詩且嗤內
兩句云宗廟有靈賢相出黔黎無害大皇明京師為之卜

誦雲父大意以為高麗地方數千里昨喪其半遂秘藏天
元喜其不拒并侵疆歸之今南子处故大宋衣冠正統非
高麗比此必不敢無禮於吾社稷也雲父念本朝亦願望
之舛

東魯遺黎老子豚南方心事北
王作吟人

信雲父好為詩而舛極但子近一日問予詩法予因舉唐詞
數章比興悠長意在言外雲父悦有所得明日袖出一絶
云東風吹落花殘猶恋東風惡花有再開時予
予之不忘王室石王室之必中興也雲甫居近閶門漸染
孔氏之遺風故其用意深厚如此

肯依悟堂課兒書蓮雪風流却減漢威陵信陵冠帶憲法周何如

則堂

比入京賦貴參愛迎逢貴國既令學士降詔俾天下州郡歸宿之又各州付一省劄催趣家則堂家先生敦勉於首劄上不肯加冕晏丞相堅請老儒不敢自持一切惟賈餘憂之命其悃則堂甚矣程鵬飛見則堂不肯奉命堂亟作色厲詞之去則堂云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廳以待執北竟不敢誰何予在北以忠義孤立聞其事以自北云山河四塞舊觀金甌袒肉空實臣節金臨一日盡將輸敵手何人肯獨甘心

中書堂帖下諸城撫首庭中既獨清此後方知樞密事從今比地轉相驚

恩蒲塘康

揚淮来舟舟捲旆去堂堂恨我飛無翼思君濟有航麒麟遂共處熊虎已何鄉南國應無意中興事會長

思方將軍

始興溪子下江淮魯為東南再造来如虎如熊今固在將軍何處上金堂

唆都

唆都為予言大元初興學校立科舉未相在大宋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說國存與存國亡與亡

這是男子心天下一統做大元宰相是甚次第國士與七
四箇字休道子哭而拒之唆都帝恐子之伏死節也
虎牌詐並甕公御不直人問一唾輕但願扶桑紅日上二帝匹
士死猶榮

二王

唆都忙右丞一日問虞宗幾子答曰三子問皇帝是第幾
子答曰第二子立嫡也問第一子三子封王乎曰吉王
一信王問今何在曰大臣護之去矣駭云去何處曰非閩
則廣宋禮王萬里儘有世界在云既是一家何必遠去曰
何為恁地說宗廟社稷祈闕豈是細事北朝若待皇帝好
則二王為人臣若待皇帝不是即便別有皇帝出來二酋
為之悽然不錄對

一馬渡江開二帝五龍夾日復唐天內家亩者實落羊勞運
從來祚百年

氣暍

唆都一日問子何以去平江子曰有詩並入衛問子安者
千子對五萬人喁喁咻曰天也使丞相在平江必不降子
問何以知之云門公氣壓如何肯降但累城內百姓子謂
氣衰却如倫得知留吳那肯堅降旗北人不解漢心語正悉而
人作死為

北女入城既却詔書布告天下州郡各使歸附又遣天子
特差厭十二左丞相吳堅右丞相黃鑑簽書樞密使謝堂參政
家鉉翁同知劉岊五人持節北行以安北人氣銳不可向迷拜無識附和吳老儒受怯不能爭
辨抑我小人方乘時取美官揚揚自得惟家公非艱受者
猶以為遲祈請意北主或可諫冀一見陳說認為国家有一
成故引決所未忍也五人之行皆出北意吳初以老高亦
免且已許之故表中所述賈謝家劉四人吳不與焉二月
初八日四人登舟忽伯顏趣予與吳丞相俱入北予不在
候者列是行何為蓋驅逐之使去耳予陷在軍中無計自
脫初九日與吳丞相同被遣宵鬼勉強[illegible]先一夕[illegible]

書處置家事翌日定行止行則引決不為俘生又自見吳
丞相家參政吳外無他親之意家則以為死焉勇祈而不
許死未為晚子以是徘徊猶豫者一日有以報國惟是
賈餘慶等見我天性寡告伯顏使啓北庭拘予於
沙漠彼則書國後北自謂使事即歸愚不可言也謝堂已
宿酲村初九日忽嘔為舟而回或謂嘔鄙為之地伯顏得頭
而免堂曲意善北司鄒惡尤多討記其事

自記家鄉古相州白麻風盲出往首中書星出降元表北邊黃
河衣鋪淨貢
至真融未敵慈城肉食那知以死爭當代老儒居首祭厲前陛
拜塞公開吳

江南浪子是何官只管空庭雁劇着撚取公卿如拿土木猴弦
自屈衣冠鬼
公子方豪奉使旗行行旦尼復何為似聞傾盡黃金鴈門苦平
生只為誰謝
廷爭當堂召見宣聲飄寒沙塞垂為情經娶存趙真公志願有忠
宸此行家
初脩降表我無名不是隨班拜發人誰遣附庸祈請使要教索
厚識忠臣
客子旗搖過里程北征情味似南行
卅請吏行
使旃書道有回期獨怜羈臣去收淚中尔含沙漸小事白雲飛

杜架閣

天台杜澗字貴卿號梅壑斜合四千八谷救王室當國者
不知省正月十三日見予於西湖上予嘉其有志頗異
之十九日客餐予使北梅壑斷斷不可容逐之去予果為
北所留後二十日驅予北行諸公皆散梅壑峰予孤苦慨
然相從天下義士也朝旨特改宣教郎除禮兵架閣文字
伏節辭王室悠悠萬里程諸君皆雨別一士獨星言帝鄉亂人
意落花銷客氣東坡營菜谷願恨晚登門
昔趙秘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勞暴
雪黑海起朝氛獨坐君雄劣手行吟我看白雲

聞雞

自入北營未嘗有雞唱因泊謝村始有聞是夜幾與梭客逃去二更遣刘百户二三十人擁一舟來逼下船遂不果軍中二十日此夕始聞雞鳴暗天街靜沙長海路迷銅鞮隨雨落鐵騎向風嘶曉起呼詹尹何時飛蓼黍

命裏

二月初十夜為刘百户者所迫中原人尚可生語也賈餘慶語鐵木兒曰文丞相心腸別翌日早鐵木兒自駕一舟来令命裏千户捽子上舡必鐵高鼻而深目面毛而多髯頭田人也

熊羆十萬建行臺單騎誰教免當時

十二日晚泊羣岸上有留遠亭前聚諸公列坐行酒賈餘慶有名風子滿口黑馬坐數本朝人物無遺者以此獻使北惟盧疎齋以浙襲為北所溥文煥云國家將亡生出此等人物予聞之悲憤不已及是諸賈皐以為笑具杯中取一村婦全身中使薦刘寔稼刘之交坐諸賈又喉婦抱刘以為戲衣冠掃地殊不可忍則堂尤甘心賣國罪猶天酒後猖狂詐作癲把酒逢迎盡屢笑從頭罵坐數時賢賈

落行称呼滅子劍樽前百姓依旧
前代也蓋別
平江府
三過吳門感念懐惜向使朝命不令入衙嚴速予以死守
不死於是即至今存可也予托病臥舟中皆吏三五人来
猶民間亦經過無不垂涕者舟到一時頃即解纜夜行九
十里北伏防我云
樓霊神舟梅城郭滿干戈故吏帰心少遺民出涕多鳩居無鵲
庭燕網有鳴過使遂睢陽忠安亮今若何
無錫
巳未予携弟壁赴江對嘗登長江入裏河趨京口四首十
八年復由此野是行駭之入北感今懐昔悲不自勝
金山舟波濤雨錫水泯民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
外作行人英雄未死心為碎父老相逢喜欲狂夜請程與再趨
事一回惆悵一沾巾
吊五木
予初以朝廷遣張全将淮兵二千救常州以其為淮将必
細歷老成遂遣朱華将三千人從之張全無統馭之材自
為畦町十月二十六日擬淮軍自往横林設伏虞橋北兵
至麻士龍死之張全不救走回五木五木乃朱華軍所駐
如掘薄墊設鹿角張全皆不許朱華措置殊不晓其意二
十七日北兵薄朱華與虞軍與之對北兵

自路塘直来死於水者不可勝計至晚北兵統山後尋嶺軍尹玉當之負金胡遇謝雲曹玉先遁走尹玉死馬張提軍隔岸不發一矢有利災樂禍之心吾軍渡水挽張全座船張全令諸軍斷挽舡者之指於是溺死者甚衆張全并胥遁惟尹玉殘軍五百人與北兵角一夕殺北兵及馬委積田間皆明止有四人得歸今易崇尚有鳴呼使此戮張全全捐施援手可以大勝捷一去無意而事遂閔宗社鳴呼天哉余初欲先斬張全然後取一時敗將並從軍法以張全為朝廷所遣請於都督乃宥張全使自贖予遂未及行法後詣餘杭聞京師姑取會全以徇衆而噬臍多矣過五水弔戰場為之流涕不可徬徨續聞張全者淮東之倩將也昨隨許文德復清河女已入城張全鳴金收衆計不敢斬將自專解赴制閫李公以使過朝之得不死予不知受其誤其免罪又出於第二次使俾卒為降北可歎恨云

想誰為掩骼緣中興須再舉寄語慰重泉

哭尹玉

尹玉江西憲司裨官五木之戰手殺七八十人其麾下與北兵戰併死無一降者朝廷贈濠州團練使立廟與二子官承節郎下江西安撫使撥賜良田二百畝其間以補冤死者何限惟玉得其死所恤典非細哀榮備焉

圖緣濠州廟額川官其二子賜良田西臺捕逐多亡將還有奴

常州

常州宋毗陵郡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種死者忠義之鬼哀我

山河千里在煙火一家無壯基毗陵守寇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啓盍提封舊旗麾三嘆呼

鎮江

至京口予以十八年曾自鎮江趍京今自京趍鎮江俯仰感嘆為之流涕

鐵甕山河舊金甌宇宙非昔隨西日上今見北軍飛豪傑非無志功名自有機中流懷士推風雨溫僉泉

瓜洲

諸祈請使十八日至鎮江府阿木在瓜洲即請十九日渡江至則鮮卑倨傲令人裂眦謂諸公皆與之語予始終無言後得之監守者云阿木言文丞相不語肚裏有侯繼彼知吾不心服也

跨江半壁阻千帆虎在深山龍在潭當日本為南制北如今翻被北持南

眼前風景異山河無柰諸君笑語何坐上有人正愁絕胡兒更道是侯嬴

予戰場

連年淮水上死者亂如麻魂魄丘中土英雄冢上花士知忠厥

主人亦念其家妻孺無厭甚皇天定福華

四京口

予回京口幸得間閒舟為脫去計連日不如志賦是詩

早作田文去終無蘇武留偷生寧伏劒忍死欲奚酬逸驥思逸
乘飛鷹悲鹿鼎登樓望江上日日數行鷗

思小村刑

春雲慘慘兮春水漫漫思我故人兮行路難君輈以南兮我輈
以北奈日以遠兮憂不可以終極寒予馬兮江皐式燕兮以遊
遨念我平生兮思君讐悶在師中兮豈造次之可離忠言不聞
兮思君忸怩寔厚之羞兮天壤易位駟不及舌兮膂不可噬思
我故人兮懷我親讓我親兮親故人懷哉懷哉不可忘兮不如
速死慨百年之未半兮胡中道而遄止胥連于兮義不帝秦員
元德兮羽不名為人委骨草莽兮特廼天命自古孰無死兮首
丘為正我行我行兮夢寐所思故人望我兮胡不歸胡不歸

沈順家

予回京口壯人欵之府中予不得離岸上得沈順家坐臥
北不意予為逃計也

孤舟霜月迥曉起入紫門斷岸行簪影羞睡落屢衰江山渾在
眼宇宙付無言昨夜三更夢春風滿故園

脫京口

二月二十九夜予自京口城中間道出江滸登舟許金山
走真州其艱難萬狀各以詩記之

定計難

予在京城外日夜謀脫不得間者謝村幾去至平江數遇
又不果至鎮江謀益急議趙直州杜架閣與帳前得宣
余元慶容貴與謀元慶又真州人也杜架閣與予云事集萬萬
幸不幸謀泄皆當死死有淺乎予指心自誓云死靡悔且
辦之首挾以俱事不濟自殺杜架閣亦請以死自効於計
遂定

南北人人苦泣岐壯心萬折誓東歸若非斫案判生死夜半何
人敢突圍

謀人難

杜架閣如頭狂人醉將於市過有言本朝而感憤追思者
即有金與之密告以決逆之謀無不頷首効以無舟而緩
前後毋慮十數其不謀泄真幸耳
一片歸心似亂雲逢人時滿話三分當時若也私謀泄春夢悠
悠郭璞墳

路難

京口無城遍衢多隘去江尚十里偶得一老枝馬引問道
出三教甚即荒原野是至江岸路頼近若使不知問道亦
行市井正路無可出之理
烟火連雲鐵甕關要尋問道走江干何人肯為將軍地北府老
兵思漢官

得鎮

北航蒲江日姓無一舟可問共架閣與人為謀旨以船來
長嘯而立是後余元慶遇其氏舊為北管航遂家四之許
以承言使銀千兩其人云吾為紫救得一丞相回應大力
業何必錢為但求抗帖為他日趁承之證後授以一抗帖
約降廣西及強委之白金義人共使吾無此一道過江矣
經營十日若無舟快拳拳心欲血流遂為神物遣相達場
子大江頭

紹北驛

白至鎮江即謀航不可得至二月二十九日方得之喜甚
是午僧過瓜州貢餘萬家諸人皆渡矣惟予與吳永川杜河
次得報最遲故是托故以來日同吳公川渡江幸何以不
見疑驗迫稍變是夕遂挑燈而起非得此舟絕
用心惟有死耳豈不痛哉
百計經營夜半舟倉皇謀避瓜洲若非紹房成宵遁入死界
河天地愁

定變難

老女即跛路之人杜架閣與人作一陣走恐出門大亢則事
十二人二人坐舟猶有十人先就老女家伺過
易知覺路必過老女之門於是這三人先就老女家伺過
門同過忽老女中變醉不省其妻詰問之欲喚四鄰發覺
一人亟走截於架閣喚呼老女出來直至吾前方悔之帳中
三人者同時而回老女酒醒次錄三百星係其時二百事至

與之遂至二更引盛而行是歲垂成幾為老兵老兵所誑
全得杜開歸事故祖詐之稱將作歟者又題作使軍忽氏急
後悔何追

出門難

艾姑蘇諸宰執於鎮江府惟呂天丞相以病不離舟予過
計宿府治一夕即托故還秦河舟中此亦不之疑子詩於
阿近得沈順家坐臥初七分進諸宮監諸宰執從予者曰
王千户很突可惡相隨上下不離頃刻予在沈順家彼亦
同臥席前後是夜子酣居真亭主人復醉王千户者問其寢
羅刹夏夜夜色乘人家盛大半開珊瑚簾向跳出鐵門限世上
童八鬼關

出巷難

艾建兵起慕容夜不得使
問何人剔百戶問何職掌已而
聽此來是促出架閣之即隨剔百戶出強與之約已而
約為兄弟拉之飲于故舍杜強劉宿劉俾杜歌杜哀哦送
亞柯在此夜安置後方可出怕葉夜耳唏送尔歷唏送小
看看看不好事杜逆約往
卷雪不可同社至人家謝

本日被于某所小舟方十五六歲無知於是得道
不待伯顏驅逐橫心隊戎衣自出城天假其便遂
得南歸

出陸難

比於市井盡皆設險以十餘
甚恐重圮軍官賸困得脫
神異也晉李嗣叔横度城關馬猶夜猶天暮人影散亡軍新
睡正如雪

候船難

于先渡二枝坐舟中蓄約待予甘露寺下及至船不知所
在意忘者更請船已失約悉何予携之晉不忍自殘甚不
得已有投水耳余元慶寮涉水尋二里許方得船至
各稽首以更生為賀

待船三五日江干眼欲穿時夜漸闌若使長年期不至江流復
作汨羅者

上江難

予既登舟意許流直上他無事矣乃不知江岸皆北舡迷
鱼數十里鳴柳唱更急緩甚異忽有叱者鳴云是何船梢舍
經過幸而無問者至七里江忽
以河能舡巡者大呼云又舡又者北以是名反側奸細之
秋巡者欲經舡前通潮退閘淺不能至是時舟中皆流
汗其不衆能俾耳

卷

入城難

既至真州城下問者辟望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艇往來投奉城子諸將被皆出即延入城番守迎見語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即款之州治中住清暑堂然後見信其閑防之嚴密如此向使恐疑橫於胷中閉門不受天地茫茫何所嗥嗥

危哉

輕身渡泊入鑾江太宇欲然為避堂若使閉城呼不應人間生死路茫茫

真州誰賦

子既脫虎口至真州喜幸感嘆靡所不有各係之以七言自正月二十羈縻北營至二月二十九一夜京口得脫首尾恰四十日一入真州忽見中國衣冠如流浪人乍歸故鄉不意重覩天日至此四十義娥落虎狼今朝騎馬入真陽山川莫道非吾土一見衣冠是故鄉

予入真州衆觀者夾道如堵東坡云被天津橋上人看殺又無此境界矣

衆觀夾道捲紅樓奪得南朝一狀頭將謂燕人騎屋看而今馬首向真州

京口船與梢人北人皆有籍予所得舡乃並緣北船販私

盜者船與二水手皆籍所不及予是以得濟豈非天哉
賣却私鹽一舸回天教壯士果安排予脊流向江南去我獨倉
皇夜走淮
予以夜遁北人来早方覺而吾已在汶上矣
便把長江作界河負舟半夜泝煙波明朝方覺田文去追騎如
雲可柰何
予迨之明日北人大索民間累南人甚多然予逝矣不可
得矣
十二男兒夜出関曉乘到處捉南冠博浪力士猶難覓要蕭張
良更是難
三月初旦予在真州城内賈余慶在瓜洲等淮境也而南
北分馬衣哉
況作朱金沙上游諸君冠蓋渡瓜洲淮雲一片不相關南北死
生分路頭
諸宰執自京城陷後無復遠慕北人之恥去皆俯首從之
莫有謀自拔者予犯死逃歸萬一有及國事志亦烈矣
公卿出去共低眉世事興亡付不知不是謀歸全趙壘重菊那
箇是男兒
天下補
予至真留宇舂感為予言近有樵人破一樹樹中有生成
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木一丈二尺圍其字青
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真州三字瞭然不可磨也以此

知我朝中興天必將全復故疆眞州殪迎奎藝想發迹二
丗非在天之靈并為爭
旦三王者姓復讐圖此是中興受命符獨向迎奎瑞字壽孝藝
祖有靈無

議糾合兩淮復興

予至眞州守科畨再成不知朝信於是數月矣詞予意師
事慷慨激烈不覺流涕已而諸將校諸幕皆來俱情比不
自堪兩淮兵力足以復興惜天使李公怯不敢進而夏老
與淮東薄有嫌隙不得合從得丞相來通兩淮脉絡不出
一月連兵大舉先去北巢之在淮者江南可傳檄定也予
間畨守計安出畨云先約夏老以兵出江造次向建康之
狀以牽制之此則以通泰軍義丁為頭以高郵淮安實應
軍義打揚子橋以揚州大軍向瓜洲某與趙刺史子嘉錦以
舟師直擣鎮江並同日舉北不能相救湾頭揚子橋皆沿
江脆兵守之且怒北王師至即下聚而攻瓜洲之三面背
成則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此策既就
然後淮東軍至京口淮西軍入金城北在兩浙無路得出
虜帥可生致也予喜不自制不圖中興機會在此即作李
公書次作夏老書畨各以覆帖副之又欲予致書戎帥及
諸郡幷白此意予已作朱漢美書諸郡將以次
發時與議者皆勇躍有謂李不能自決者又有謂朱漢美
才冬做起未本不自由者又有謂李恨不得脫重罰何幸

有童臣輔之子既進書昕昕馬望報天之恢平治天下則
吾言庶幾不拘鄙乎
清源堂上老將軍南望天家南溫中為道兩雖矣定出相公同
作歃盟人
揚州兵了約廬州某宋仄洲某鷺洲直下南塗侯自管皇親判
史紘千舟
南八空歸唐墨陌包斉一出楚疆還而令廟社存亡決只看元
戎進退間

出眞州

予既為李制所逐出眞州艱難萬狀不可殫紀痛哉
予至眞州第三日留守約云早食後着城子予欣然詣之
有頃陸都統来邀寻至小西門城上閑看未幾王都統至
迤逦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不好出制司
小引視之乃脫回人供北中所見云有一丞相差往眞州
賺城王執右語不使予見予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入
城小西門閉矣不復得入彷徨城外不知死所
早約戎裝去者城聯鑣壕上嘆風塵誰知関出西門外樵悴世
間無告人
制使遣一提奉官至眞州疑予為北周留守貳於予云夫
無宰相得脫之理縱得脫亦無十二人得同来之理何不
以矢石擊之乃開城門放之使入意彼留守報予以自明
哀哉

揚州昨夜有人来誤把忠良按劒猜怪道使君無見解城門前
日不應開
制使欲殺我苗守不能決将疑而忿之意多也
瓊花堂上意差慙志士忠臣淚徹泉頼有使君知義者人方欲
殺我猶憐
予幸脫身至真州即議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
為北用欲見殺江南與北中皆知予為忠義而兩淮不予
信予平生仕宦聲迹比比不會至淮天地茫茫與誰語哉
秦庭痛哭血成川翻訝中行肯可鞭南北共知忠義苦平生只
少兩淮緣
予少時曾遊真州至是十八年矣初望絳台復興為國家
辦大事乃不為制臣所容天乎哀哉
一別迎鑾十八秋重来意氣落蓬頭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
門淚雨流
始見制臣小引備脫田人朱七二等供云有一丞相住真
州賺城予顧寂寂有智数見予逃後遣人詐入揚州供吐
以行反間既而思之揚州遣提舉官来真州見害乃三月
初二日午前發予以二月晦夕逃朔旦北方嚮炊不知走
何處是日使遣人詐入揚州殆無此理着来只是吾書與
苗守覆帖初二日早到制使不暇深省一聚以為好細而
欲殺之哀哉何不審之甚乎
天地冥冥夜泳舟鬼神未覺走何洲明朝遣問應無是莫恐元

戎逐客不

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来曰義兵頭目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二人来送者相公去那裏予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州見李相公路分云安撫不識且淮西無歸路予安命耳

發

人人爭勸走淮西莫犯翁翁按劍疑我問平山堂下路忠臣見說有天知

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同行杜架閣仰天呼號幾什餘

死從者皆無人色莫知所為予進不得入城城外不測有兵露立荒迫又乏飲食予心自念豈予死耶是為之跑啊心瞥如割後行二路分送行黃守又遣衣被包複等来還逐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

千金犯險脫旃表誰料南冠及見仇記取小西門外事幸年上巳哭江頭

二路分引予行數里猶望見真州城五十兵忽疑刀杖野馬駐足不行予自後至二路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意色可疑予下馬問云商量何事云行幾步行稍遠又云且坐且坐予意其殺我於此矣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苟安撫意乃制使遣人訣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

入来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報
丞相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今送往淮西予
云淮西對建康太平池州江州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是
見李制使若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即從通州
路道海還關二路分云李制使已不容不如只在諸州等
中少避予云做什麽合煞生則生死則死決於揚州城下
耳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歸
北皆可三旬曰是何言歟如此則安撫亦是我矣二路分
見予辭真確乃云安撫亦疑信之間今某二人便住從事
某見相公一箇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此
真箇去揚州 某並可部送去乃知苗予亦主張

使二路分覘予語言趨向而後為之處使一時應酬不當
被害原野誰復知之痛哉痛哉時舉所携銀一百五十兩
與五十兵且許以至揚州又以十兩二路分則許以分賜
金百兩遂行
荒郊下馬問何之死活元來任便宜不是白兵生眼孔一團完
血有誰知
二路分既信予忠義與予中路言真州備判可行下有安
民牓云文相公已從小西門外押出州界去訖為之嗟嘆
不已嗚呼予之不幸乃至於斯其不死於兵豈非天哉
戎衣噴嘖嘆忠臣為說城頭不識人押出相公州界去真州殘
重表牓安民

杜架閣幾赴壕以救免一行人皆謂當死於貞州城下矣
後得二路分送行惟恐有北哨追之危哉危哉
有客倉皇欲赴壕一行驚命等鴻毛白兵送我揚州去惟恐北
軍來捉逃
二路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予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
州路時天色漸晚張弓挾矢一路甚憂疑指某處心洲也
又前某處場子橋也相距不遠既暮所行七日北境惟恐北
遣人伏路上寂如喑救使所過北有數騎在馬吾等不可
恐有鴟鴞
逃矣
瓜洲相望隔山掀煙樹光中揚子橋夜靜喑牧莫輕語草間惟

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只留二十人送揚州二十人之不
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不可挽揚州有敗將曰者少
即至揚州西門予一行如肯帳然行嗚呼客路之危難
如此
貞州送驗已西城暗裏依隨馬埒行一陣西州三十里揚子橋
下打初更
至揚州
予至揚州城下進退維谷其徬徨狼狽之狀以詩志其槩
予夜行街杖至揚州西門僮甚有三十即僅存墻堵壁
無矣一行人皆挽著於地時已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遣

此廟何神三十即問郎行客感哀瑞羌指枕籍無人問風露淒
堂清夜長
揚州城中打四更一行人逐入近城西門坐漫地上倏若
門者無慮百數城上問何人從他人應咎予等竟敢語恐
聲音不同即眼生隨後
譙鼓鼕々入四更行々三五入西城陽壕喝問無人應怕恐人
來捉眼生
予出真州實無所往不得已趨揚州猶冀制臣之或見諒
也既至城下風露淒然聞鼓角有殺伐聲徬徨無以處
悵悵乾坤靡所之平山風露夜何其翛々豈有甘心事何故
高樓鼓角悲
制臣之命真州也欲見殺若吓揚州門恐以矢石相加城
外去揚子橋甚近不測又有哨逖退不可
城上凳釜投劍看四郊胡騎逐圍圍平生不解楊朱泣到北方
知進退雞
壯架閣以為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逃哨一日却夜
趨高鄲求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
死城下無益
吾豈數五尺頭向虜陵仰天無告可憐生爭如負命投東海猶含漱
風近玉京
金路分謂出門便是脩五六百里而後至通州何以能達
與其為北受苦而死不如死於楊州城下不失為死於南

且猶意使臣之戍者不殺也
海雲渺渺楚天頭滿路胡塵不自由若使一朝停上云不如制
命死揚州
予方未知所進退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相
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何憂可暫避一日曰儂
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
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
路傍避追責柴人為說高沙可問津此去儂家三十里山坳聊
可避風塵
予從金之說恐制臣見殺從杜之說恐北騎見捕莫知所
決時曉色漸分去教步則金一邊來牽住回教步則杜
且行且止正依遠客歸長安睛影微從者各皇心緒急各持議
論泣羣衣
一邊又來施行事之難從違未有如此之甚者
夜行通十二人行止禾決余元慶李子茂二亮蕭發達生叛
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舉上下竟獲以走
問誰攜去橐中金僮僕双双不可尋折節從今交國士死生一
片歲寒心
予急急中隨行四人皆負而逃外既顛躓內又飢困行數
十步喘甚不能進倒荒草中扶起又行如此數十而天晓
矣
顛崖一隕落千尋奴僕偏生負主心飢火相煎疲欲絶滿山虎

草晚沉吟
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菜人趁其家而天色遂昏行
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圖一所舊是民居被寇之
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北有望高者見一隊人
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圖中暫避為謀拙甚聽死生於
天矣
戴星欲赴野人家曙色紛紛路愈賒倉卒只從山半住類坦上
有白雲遮
既入土圖中四山闃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
煙火可炊懷金無救也長夜
路逢敗屋作鵶棲白屋荒荒鬼哭悲神有金錢無米糴似銃有

米亦無炊
土圖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携衣服貼襯地面
睡起復坐又起復睡日長難過情緒奄奄哀哉
掃退蟯蜋枕敗牆一朝何止九回腸睡餘捫虱沉沉坐偏覺
閒白日長
北法惟午前出哨午後各歸若是日起遲至午後惟已今
日得命矣忽聞人聲喧啾甚自壁窺之乃北騎數千自東
而西於是追北不死於揚州城下而被捉於此苦矣苦矣
時大風忽起黑雲暴興數點微雨下山色昏冥若有神功
來救助也
飄零無緒嘆途窮播首蜘蹰日已中何處大聲似潮沸黑雲飛

起湍山風

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圖後過一行人無復人色傍壁
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入来即無噍類矣時門前馬足
與箭筒之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只徑
去危哉危哉哀哉哀哉

晝闌萬騎忽東行鳳伏荒村命羽輕隔壁但聞風雨過人人頽
影賀更生

予與杜架閣文金應張慶孚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
土圖中時已過午謂哨不来山下一里有古廟之中有馬
婦居之廟前有井遂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
米菜少救飢餓不料哨至二人首被箠二人解所腰白金
近三百兩悉以與之比受金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相
向哀泣又幸性命之苟全

青衣山下汲黃泉道過腥風走不前向晚歸来號且哭胡兒只
爲斛腰纏

早從青柴人行不能前遂至於土圖中約賣柴人入城雜
米救性命云不柰何忍飢一日城中衙晴後方開門来至
則黃昏矣是日比數百騎遶西城於是門不開賣柴人竟
不得出予等飢寒失措又以土圖中露天不可睡臥於是
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

眼穿只候青柴回今日堡城門不開羅米已無消息至黃昏烟
帳下山来

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擡至良久三四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笑乃知其人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賣焉惡意也數人煮飲羹出其餘以遺我有未冠者一夕於寢中燒火照明諸樵亦不睡予等且困且睡是不可言既投古廟覓羹羹三五樵夫不識名僮子似知予夢惡生柴燒火到天明

予等飢甚樵者飲食輒乞其餘破廟何所風露要然僅存身猶不自保哀哉

苦作江頭乞食翁一簪破廟五更風眼前境界身何許始悟人間萬法空

予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以患難冀許之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却為入城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顧馬辦乾粮以備行役於是五更隨諸樵夫徃焉時樵丈知予無聊又有所勞使前不肖心得財豈不多於彼許雖人依本分感激豈亦有天意行其問乎

樵夫偏念客途長肯向城中為最捷曉指高沙緣渠泊司徒朝下貫家庄

貫家庄

予初五日隨三樵夫黎明至貫家庄止土圍中數近來頻風露凄然時抔腹已經兩夕一日半矣三樵夫各賣柴買肉至午而得食是夜頓馬趍高沙

行逢無鳥雀臥有腥臊蠅蚋聲煎煮硬風被顏顏高蒸霧沒顏沛飢渴內煎熬多少倫生者孤民嗟吁遺

揚州地分官

初五五號地分官五騎咆哮而來揮刀欲擊人凶猛甚於壯丞出濡沫方免毒手急令辭地分去告以入城云入城必被殺幸而脫此方之難不意聞昕於我土地天地雖大無所容身哀哉

五騎馳來號徽迎咆哮挾翩一何頃金錢買命方無語何必豺狼罵北人

便當縞素駕戎車畏賊何當畏虎如脊取摘星接飛尺可憐城下哭包胥

思則堂先生

初四日予在挂公塘北騎數千東行莫知其故賈家垂有焦息飯於救生寺竟前林南朝相公問其何如曰面大而體肥以意逆之則堂家先主也因知昨日北驅奉使北去與其所掠老小輜重偕行予雖不免頓踣道路較諸先生不以彼易此也先生曾云兼四十規行矩步今日乃有此厄流涕二十八字

白鬚老子宿招提香積廚遲供晚收借問魚美何處少壯風安得似南枝

高沙道中

予雇騎夜趨高沙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畈
中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飢乏旦行霧中不相辨須臾
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二十餘
騎透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中二刀割其髻
探手地幀女王青牌去杜架閘與金應林中被獲出前擔
黃金路遇者得免予藏婁距杜架閘不遠比馬入林過吾
傍三四皆不見不自意得全僕夫鄒捷臥叢藤下馬過踣
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是役也予自分
必死當其急時萬感悲集雜鄙人聲北倉卒不盡得疑有
神明相之馬既去閘其有校林之謀亟趨對山復尋舊堂
以自殺既不識路又乏糧食人生窮蹙無以加此未幾呂

武報北騎已還灣頭又知路邊鈷魚坝傳聞不盡信然他
無活策冤魂勉趨去徒倖萬一倉皇爾司不能行先是自揚
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戍執戍逃僅存其二二
人出於無那各操挺相隨有無禮之志迨巡行路無可乘
何至晚西忽過樵者數人如佛下降偶得一籮以繩維之
坐於籮中僅六夫更迭負送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
渡常恐追騎之卷至也宿陳氏店以茅覆地忍飢而臥終
明過渡而心猶突痛定思痛其增如雨
三月初五日策馬平山邊疾馳趨高沙如走阪上圍夜行二百
里望望無人煙遠遠呼不應如在盤中旋昏霧塞路且濕恐戕狂
臥願流漸在滿奚屋球滿豪鞭紅日高十丈方辨山與川胡行

疾如鬼忽在林之頭誰家苦竹圍其巢青爰爰倉皇伏幽篠生
死信天緣鐵騎俄四合烏落無虛弦逸林勢本鼓動地聲喧闐
翦啼破叢薄出入相呼喚雖遁形術又非縮地仙猛虎驅群
羊鬼魚落蹄筌一吏射中目頸血僅可喉一隷縛上馬無路脫
斜纏一厮繭其足吞聲以自全一官與一從買命得金錢一伊
與一校幸不逢戈鋋嗟予何薄命寄身空且懸蕭蕭教付測性
來產巢鷹游鋒幾及膚愁與空撫拳踯步偶不見殘息忽復延
當其屬迫時大風起四邊意者相其間神物來蜿蜒更生不自
意如病乍得蹇須臾傳及攻然眉復相煎一行輒一跌奔命度
平田幽塞便自托仰天坐且眠睛曦正當晝焦腸火生咽斷腥
吸勺水天降甘露漿青山為我屋白雲為我椽彼草何茫茫彼
水何潺潺首陽既無食陰陵不可前使如失日魚一似無足蚿
不見道傍骨委積萬有千蠭螘親蜮蚋膏肓飽烏鳶便我先朝
露其事亦復然丈夫竟如此吁嗟彼蒼天古人擇所安肯諒不
測淵素何以遺躬冀土同棄捐初學孫子御終慕魯仲連為我
王室故持此金石堅自古皆有死義不污脛韝求仁而得仁寧
怨溝壑填秦客載張祿吳人納伍員季布走在魯樊期托於燕
國士急人病倜儻何拘攣彼人莫我知此恨付重泉鵠聲從可
來忽有吉語傳此去三五里古道方平平行人漸復出胡馬覺
已還回首下山阿七人相牽連東野御已窮而復加之鞭跼足
如移山蹩持姑勉旃行行重狼顧常恐追騎先揚州二將手面
目軽且儇自言同胡虜波口流涎白日各持挺其來何翩翩

奴輩殊無聊似欲為鷹鸇逡巡不得避默默同寒蛩道逢樵
子中流得舟船竹篙當安車六夫共頼肩四肢與百骸屈如
括槖路人心為惻從者皆嘶連星奔不可止暮達城西叶飢臥
野人廬藉草為針氈詰朝從東渡始覺安且便人生豈無難此
難何述遠重險復重險今年定何年世甚岱嶽呈風煽坊堆
中興喜王業日月光重宣報國臣有志悔往不可湔臣若不效
死一死尚可憐堂上大夫人鬢髮今猶玄女江南昔卜宅嶺右今
受廛首丘義皇皇何門望棬槖波濤壯江介風雨行淮堧比海
轉萬折南洋浙孤騖周游大夫羣救浪大足還倘復將吾盤終
當畊我綿夫人生於世致命各有攄慷慨為烈士從容為聖賢
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宜痛政謂事已遠

比以高郵來擔濟維揚故自淮灣頭夜遣騎截諸津舖魚塥
其一子是夜若非迷遠四更可達塥所當一網無遺乃知
一夕倉皇失道亦若有鬼神鼓動於其間顛沛之餘雖幸
不死何辜至此極也

至高沙

予倉皇至高沙聲鼓鼙定回思初四土圖中初二竹林裏
幾死於是使果不免委骨草莽誰復知之

江南自好築金臺何事風花墮向淮若使兩遭豺虎手而今王
也有誰埋

予至高沙奸細之禁甚嚴時予以羅為轎見者慙之又張
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汚人皆知其為遇北不復以奸細疑

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以丞相來賺城令覺察關防
於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

發高沙

晚發高沙臥一航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為指荒烟岸南北今
年幾戰場

平淮千里奉為丘墟自出高沙滿目空曠高鄲水與灣頭
通下海陵入射陽過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河一
戰我師大捷人指其處是戰場

城子河邊委亂尸河陰血肉更稀微大行南北燕山外多少將迓
鼂逐馬歸

自至城子河積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

幾二十里無間斷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
併輜重俱北然家垂擊其前高鄲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
死馬共雷震本在高鄲見說北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
一日經行白骨堆中流矢拖為心摧海陵掉子長狼顧水有船
来步馬来

是日經行戰場四顧閒然棹人心益長恐灣頭有人出来
又恐岸上有馬来趕正荒急間偶然拖折整拖良久危甚
險哉

小泊磐莊月正弦莊官驚問是何船今朝哨馬灣頭出正在青
山大路邊

自高鄲至磐家莊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為寨紋制官稽徨

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騤字子重
林孔時字顧學皆銳意於事功者稽設醴甚至云今早報
湾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福人也為之嗟嘆
不置顧學向德潤送予至泰州
館舍即事
乃心王室故日夜奔南征踰險冒追悔懷忠莫見明鴈聲連水
遠山色與天平枉作窮途哭男兒付死生
泰州
予至海陵問程趨通州凡三百里河道北與淮出沒其間
真畏途也
羈窅家鄉萬里天日鑒孤忠心在沖維外身將扶宵中長淮行不
苦海望無窮朝晚鵾傳佳好通州路已通
卜沖
通州三百里茅葦也遠無胡騎虎出沒山魈鬼嘯呼王陽懷畏
途阮籍淚窮途入物中興骨神明為國扶
旅懷
北去通州覓畏途固應孝子為回車海陵善也客羈客賸買旅
蒲且寄居
天地雖寬棐所容長淮誰是主人翁江南父老還相念只大一
帆東海風
昨夜分明夢到家諷飛依舊客天涯故園門掩秦風老無限杜
鵑啼落花

懷則堂實堂

二先生於予厚予之惓惓於二先生知二先生亦惓惓於
予也

白頭北使駕双鵝沙閒天長涔涔煙中夜想應發深省故人南
去地行仙

貴卿

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日無日不與死為鄰平
生交游舉目何在貴卿真吾異姓兄弟也
天高併地迥與子獨宰愁初作燕齊客今為淮海游半生誰俯
仰一死共沉浮残規君尸長相省此恵州恵州平弟壁也

憶大夫人

三生命孤苦萬里路酸辛屢險不一險無身便有身不忘聖天
子幾貧大夫人定省今何處新来夢寐頻

即事

春晝辭京闕微行訪海門父無鵝可聽新有鳳堪捫白髮應多
長蒼顏少有存但今身未死隨力報乾坤

紀閒

九十春光好閒流人鬼關人情輕似土世路險於山俯仰經行
處死生談笑間迂時最難得旬日海陵閒

聲苦

萬死幷凌落一生飄零淮海命何輕近来學得超清徹叫苦時
時數十聲

即事

船夫時間鎖城孤日閉閑鷺心常有馬極目泰無山去路相傳險行囊倉廩慳歸心風絮亂無泰一身閒

發海陵

自二月十一日海陵登舟連日候伴問占筮不如意會通州大校自維揚回有弓箭可以孤舟於二十一日早征發十里驚傳馬在塘灣亟回晚乃解纜前進吉凶未可知也

自海陵來向海安分明如度鬼門關若將九折回車看倦鳥何年可得還

聞馬

二十一夜宿白蒲下十里忽五更通州下文字馳舟而過報吾舟云馬來來於是速張帆去荒迫不可言二十三日幸達城西門鎖汛越一日聞吾舟過海安未達聞有馬至縣使吾舟遲發一時頃已爲四處矣皂弋過海安來泰若何舟人去後馬臨河若非神物扶忠直世上未應饒倖多

如皐

如皐縣隸有泰州朱省二者受並命爲宰輔其民拮道路予不知而過之既有聞爲之驚嘆雄狐假虎之林皐河水腥風接海濤行客不知身世險一窓春夢送輕舠

聞諜

予既不為制誠所容行至通州得諜者云鎮江府走丁文
相公許浦一路有馬来捉聞之悚然為賦此
比来追騎滿江濱那更元戎授劒嗔不是神明扶正直淮頭何
處可安身

哭金路分應

金應以筆札往来吾門二十年性烈而知義不為下流去
年從予勤王補兩武資今春時授承信郎東南第六正将
贛州駐劄及予使北轉三官授江南西路兵馬都監贛州
駐劄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覩望僚從皆散雖親僕亦逃
去惟應上下相隨冒歷險難奔波數千里以為當然蓋委
身以從死生休戚俱為一人者至通州住十餘日矣間月
五日忽伏枕命醫三四輩熱病增劇至十一日午氣絶予哭
之痛其歸也以隨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門雪峯遍
指之上拂七小釘又以一小板片覆於七釘之上以為記
不敢求備者遑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遇便取其骨
歸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閉也傷哉為賦二詩焚
其墓前

我為吾君役而從乃主行險夷寧異趣休戚與同情過賊能無
死尋賢劇不生通川一立士相望淚如傾
明朝吾渡海故鬼在它鄉六七年華短三千客路長拍手飛鴻
鵬歸骨事茫茫有子應手長平生不汝忘

揚通州

江波無柰暮雲陰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頭看船去始知百煉是精金

暮夜江沙眼欲枯驅臣中道落崎嶇乘船不管千金賄滌父真成大丈夫

羌奴西來變姓名緇袍魯感故人情而今未識春風面傾盖江湖話一生

仲連義不帝西秦拔宅兆來住海濱我亦東尋煙霧去扶桑影裏看金輪

海船

海船與江船不同自狄難以來從淮入浙者必由海而通為孔道也由是海船眾而通三月間方有台州三艘船至一已為曹大監鎮竹窗通州有下文字自定田乘少保恰予之以一船亦是三月方到岸而予適來揚守遂以此舟送予與曹大監俱右向使有意私而無乘少保一舟予不能行有張少保而無意私子又無伴不我先後適有避迫殆神施鬼設而至也

海上多時新去舟公來容易滌煩憂南州子有青江上遂滌父莫是神明遣汝否

發通州

子萬死一生得至通州幸有海船以辛閏月十七日發城下十八日宿石港同行有曹大監鎮而舟徐新班廣東守一

舟舟中七人有識予者
孤舟漸く脱長淮星斗當空月照懷今夜分明接海角永應便
道是天涯
白骨叢中過一春東舟入海避風塵姓名變畫形容改猶有天
涯相識人
淮水淮山明且哀孤臣性命寄何鄉只從海上尋歸路便是當
年不死方

石港

王陽真長路季路潮知津山鳥喚醒客海風吹暴人乾坤萬里
夢烟雨一羊羔起看扶桑曉紅堆蟹子晚白結蓋花故國何時
賣魚湾

賣魚湾去石港十五里許是日曹大監勝舟候潮方能退
風起千湾浪潮生萬頃沙春紅堆蟹子晚白結蓋花故國何時
訊帥舟到處家家山青兩點極目是天涯

即事

宿賣魚湾海潮至漁人隨潮而上買魚者邀而即之魚甚
平

飄蓬一葉落天涯潮滅青紗日未斜好事官人無勾當呼童上
岸買青鮫

北海口

淮海本東海北於東中云南洋北洋者以揚子江中渚沙為北所用
江南入越江南而經北洋者以山東南洋入

故經道於此後轉而南盖遂統數千里云
滄海人間別一天只容漁父釣蒼煙而今屋起樓臺與亦有比
來蕃漢船

出海

二十一夜宿宋家林泰州界二十二日出海洋極目皆水
水外惟天大弍觀乎
一團蕩漾水晶盤四畔青天作護闌著我偏舟了無礙分明便
作混淪看
水天一色至宝明便似乘槎上大清我愛東坡南海句茲游奇
絶冠平生

漁舟

二十八日乘風行入通州海門界午抛泊避潮忽有十八
舟上風舟而來疑為暴客四船戒嚴未幾交語而退是
役也非應對足以禦海即為魚矣豈乎殆弍
一陣飛帆破碧烟兒郎驚訝理弓弦舟中自信妻師德海上誰
知魯仲連初聞悠揚真賊艦後聞款乃是漁船入生漂泊多磨
折何日山林清晝眠

揚子江

自通州至揚子江口兩潮可到為避渚沙及諸浦頑諸徒
行者故繞去出北海然後渡揚子江
幾日隨風北海將回從揚子大江頭臣心一片鉄針石不指南
方不肯休

使風

渺渺茫茫速愈微乘風日夜趁東歸半醒半田横湖邊一似醉中騎馬飛

蘇州洋

一葉漂搖揚子江白雲盡處是蘇洋便如伍子當年苦只少行囊寶劒裝

過揚子江心

大海中一條自揚子江直上淡者是此乃長江盡處横約百二十里吾舟乘風過之一時即醒水

渺渺乘風出海門一行淡水帶潮渾潮長江盡處還如此何日成山看發源

入浙東

金鰲山在台州界高宗皇帝魯艤舟于此寺藏御書四明

既陌不知天台存亡憂心如擣見於此詩

毛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孤雛落虎口薄命付鳴毛漠漠長淮路茫茫巨海濤鵾魂猶未定消息問金鰲

夜潮

雨惡風獰夜色凄潮頭如屋打孤篷漂零行路舟心苦夢裏聲何處鴈

亂飛洋

自比海凌揚子江至蘇州洋其間最難得山僅得蛇山洋山大小山數山而已自入浙東山漸多又亂飛洋青翠萬

疊如畫畝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大或小與水相擊編
奇怪不可名狀其在兩傍者如岸上山叢山實則皆在海
中非有畔際是日風小浪微舟行石間天巧捷出令人應
接不暇殆神仙國也孤憤愁絶中為之心廣目明是行為
不虛云

夜走

舟入東海報者云前有賊船行十數里報如前望見十餘
舟張帆嗅口意甚惡捐人亟取囊山岩路避之一夕捷船
極其荒迫際晚得脫去

鯨波萬里送歸舟倏忽驚心欲白頭何處赭衣操劒戟同時黃
帽理堠鏊人間風雨真成夢夜半江山總是愁鴈蕩雙峯千片雲
隔明朝蹋僑作清游

綠猗堂

予自海舟登台岸至城門張氏家盖閭初名將未德之後
主人號哲齋開堂教子兩綠猗為賦八句
義方堂上看窓户翠玲瓏硯裏雲壇月席間淇水風清韻閩地
到宜節與天通庭玉森如笋千霄雨露功

過黃岩

予至淮即變姓名及天台境於哲齋張為予覓綠猗詩予既
賦題云清江劉洙書此過黃岩寄二十字

魏睢字文張祿越孟陬朱誰料文山氏姓劉名是洙

至溫州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子江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貴相不圖裁乳有歸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讀中興第二碑

長溪道中和張自山韻

潮風連地吼江雨帶天流宮殿侵春仗衣冠鎖月遊傷心今北府遺恨古東州王氣如川至龍興海上州東州常州也夜靜吳歌咽春深蜀血流向來蘇武節今日子長遊海角雲為岸江心石作洲丈夫竟何事底用泣神州

和自山

去年予陷北自山自京寄詩時予已南歸不及領今聞感詠追和作彼時誰痛定思猶痛不可當

春晚傷為客月明思見君我才慚蘇武誰復從田文龍旗夾紅日隔犀渡連白雲邊邈邈音容遠悠悠不堪聞

林附祖

林附祖福州秀才去年三月四日在無錫道中忽為數首

捨去指為文相公云你門年四十頭戴笠身著袍脚穿烏靴文書上載了你門如何不是緋至京口辨驗然後得緋

附祖名元龍至南劒為予言

蓋其國形正樹風書生善命入匣中胡兒一似冬烘眼錯認頻

標作詹公

呈小村

予自劒進灯小村過清流来迎不圖此生復相見

萬里飄零命羽輕歸来喜有故人迎雷潛九地聲元在月暗千山兎再明疑是倉公回已死恍如羊祜說前生夜闌相對真成夢清酒浩歌双劒横

二月晦

元年二月晦予從鎮江脫北難險阻艱難于今再見仲春下澣追感墮泪八句

塞上明妃馬江頭飛燕人共雪飄蕭夢不堪圖遺恨當千古浮生又一年何時暮春看還我洛陽天

有感呈景山校書諸丈

北風吹春草曉鳥日已至天時豈云爽人事胡乃異三月方皇皇衣冠道如墜棟撓樑桷折木顛損斡悴大者懷端憂燋頭求室燬小者嗟行役泥塗跋其尾長平與新安露髑如櫛比賦分本爾殊適與天時值哲人處明夷致命以遂志但令守吾貞死生浩無愧

即事

去年傷北使今日嘆南馳雲濕山如動天低雨欲垂征夫行未已游子去何之正好王師出誅凶峒寨熟時

所懷

世途嗟孔棘行役苦斯須良馬比君子清風來故人相看千里月空負一年春便有桃源路吾當少避秦

自嘆

草宿披霄露松餐立曉風亂離嗟我在艱苦誰同祖逖鞭
志程嬰杜稷功身謀百年事宇宙浩無窮

補遺

題蘇武忠節圖有序

余在京口城外日夜求脫不得間謝村去平山欲逃又不果至鎮江事益急議趨真州余杜密謀杜云事齊禹幸不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余指心自誓云死靡悔旦辭亡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杜云亦請以死自效於是計定既至真州城下問者稟至告以余在鎮江走脫戍子請杜行出既延入城茵守遂見語國事移時感泣

邊堂時從亡者始至也引至直司搜身上呵藏軍器既無他然後見信防閑嚴密如此匈匈不納天地茫茫何所歸宿嘻其老哉苗守柚出李龍眠畫漢蘇武忠節圖求余詠題撫卷淒凉浩氣噴發使人慷慨激烈有去國思君之念矣逆賊三詩書于卷後時丙子三月二日也文天祥執筆于清邊堂之寫舍

忽報忠圖紀歲華東風吹淚落天涯蘇卿更有歸時國老相兼無去後家烈士喪元心不易達人知命事何嗟生平愛君心耿耿傳不為吾身亦陷車

獨伴羝羊海上遊相逢血淚向天流從死後休不死未論生可喜雖生何已向生前定老御須

處曾識蘇公義膽不
漢漠愁雲海戍迷十年何處望京師李陵罪在偷生日蘇武功成未死時鐵石心存無鏡變君臣義重與天期縱饒夜久胡塵黑百鍊丹心涅不緇